



禮書編卷之十四

周禮一也古今論者不一是之者固

之者抑豈天下之真非乎稽諸孔孟之

之彼謂是書非周公制作也竊恐法一局密詳

未有如此之盡者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其方策之遺乎若以為盡出子

子曰諸侯惡其

之年

以後如此

凡八百餘載其禮

色時異世殊安知非東周之方筆

又安知非漢

輯也耶噫讀刑禮者于是而真知其為前代之所流其非而真知其為後代之所雜亂師其意不泥其迹心法不即此而會通哉

### 周禮原委

賈氏正義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

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六年制禮

禮也漢興高堂生傳十七篇自高堂生兼魯孟卿

戴聖是為五傳弟子所謂十七篇即儀禮也若夫周

特後者馬融傳云奏自孝公以干用商君之法其政酷

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故焚燒之獨

以隱歲百年孝惠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

篇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孝成時刻

列序著于錄畧然也

共排以為

之

喪彼有里

通其義頗識

往傳其業又以經書使

即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李良亦皆

解詁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二鄭明理于典籍猶識

議存古字發微正讀鄭玄子康成作周禮註多引杜子

大夫司農之義以讚而釋之焉然則周禮起于劉歆而

鄭玄然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八難

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而覽群

林碩之為訓註使其義得條通

臣

公

周禮疏五十卷是為注疏

鄭氏曰周公洛邑於土中上年作興謂之周禮

王文中子吾千載聖人若周公焉

經制之為政者循矣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六官之職須襟懷洪大

貫

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

周禮直火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六

公運用天理 之書

王氏曰六官治教禮

地四方之六合缺一不可大如六卿六遂六軍小如六牲  
六官合而後 如六出之花六 具 而後花成缺一

一職備可以扶朝 廢亂世而及之正六職備

大和 咸 曰周官物各付物如天地之

日 小之草木之一一

成文非物物刻而 曰周 有必

不可 妃夫人與 酬天子與邦君送迎揖讓

是化至官府為一體至后世子之動有式法寓兵於

以賢選用宦等 史胥徒制馭諸侯四夷後世舍此

治 又曰周官中有原兼官不別設官者有其官相聯

不兼者有平日不設臨事設之事畢復罷者皆使人以其

能用人以其餘力故事治而功不妨官設而祿不費所以

本旨

古籍備載先代建置法紀

心讀是書不可先

竟周禮併一官

若增一釐龐少之若缺一山

外洞見作者本意于六官源委

瓜裏自戶

面相質疑問難周禮全書盡在我胸中經之緯之一

所眩然後度其時 番其治體是非存止灼然如燭黑白

不為後人論議 撓亂矣不然徒逞意見是今非古移

後祇見其妄也反以滋後生之惑也予甚闇陋于各

不敢自銜小慧妄加刪補革易舊章或露管窺則直 所

以就正有道然欲于是書而提揭綱領晰其會歸尤 務

近世王 齋氏于周禮頗得昔察鄙見多與之合又何必別

目為 耶

天官冢宰天統萬物天子立冢宰以統御百官曰天官冢宰

取其調劑邦治協于中和也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宰夫掌治

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其官

屬凡六十皆王宮后宮之事冢宰無所不統官政而下主

公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 食

飲官人主宮室典婦功主女功內 主衣服醫司

疾病罔有一事一物出于他 俾王及后 由

其 而干八職皆 亦為焉 貢九

見于大宰小宰之

貨為非而天下

必自理財

萬物皆天物故

府掌出入

權

府皆天職事皆天工故宰百官聽

而特司會一

六十屬皆主在上之事天覆象地

地官司徒地載養萬物安擾地道也天子立司徒以安萬  
徒謂統徒眾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  
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小司徒掌建邦法鄉各掌其所治鄉  
之教而聽其治其屬七十五有俱主教養萬民士農工商四  
民盡乎民矣六卿多士故卿大夫之屬詳於教六遂多農故  
遂人而下詳於養市商也司治而下治商人之教工則見於

冬官司保氏主輔王躬及教其左右司練司救掌畿內之教  
也地之所生莫大於土載師任地也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  
守畿封之土虞衡主山林川澤之土門閼守土者也倉廩土  
地所出牧人畜養犧牲土所產也牛土畜六十屬皆邦本之  
事也

春官宗伯春出生萬物宗尊伯長也天子立宗伯掌邦禮  
事神為上報本反始亦反其所自生也大宗伯之職掌建  
之天神鬼地示之禮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掌建邦之神  
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司馬

九秩序皆

所

尉奉若天道也大卜筮

相保童心于天

天人之際也典命典瑞

常禮之秩也

人司尊彝司

行禮之器也

亂也諸史

禮

之宮也禮必有樂大司樂教王世子及國子以禮樂者也  
婦內外宗教六宮以禮者也送死大事冢人職器專其禮者  
宗人治都惟宗禮家宗人治家惟宗禮鷄人春畜六十屬  
敬合愛春生象也

夏官司馬夏大也長萬物也天子立司馬掌邦政以平諸侯  
正天下大一統也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有急於馬者大司馬  
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小司馬掌凡祭祀會同  
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其屬六十有三大司

馬主天下之大事量人違師制畿封國也職方氏分職也都  
司馬家司馬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諸子進賢興功也皆大  
政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事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百  
官也九伐正萬國也服不氏而干正禽獸也兵司馬之用器  
則有司甲司兵司弓矢馬司馬之乘畜則有馬質校人戰司  
司之事戎僕主 政之御司詹主車之右環人挈壺皆有事  
于戰者也兵莫大於自衛守險虎賁旅賁備輦輅以衛王掌  
固司險掌疆 險以守國也兵莫大於防微杜漸懷氏訓方  
制治于未亂 人揮人消息 司燿主火夏也  
氣也小子羊人主供羊夏也

夏象也六十屬萬



物相見品彙咸亨之象也乃

材進士之賢者于

王詔爵詔祿詔事奠食司士掌

之矣

秋官司寇象秋氣嚴肅收聚歛藏乎萬物天子立司寇掌邦刑義以正萬民也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士師掌國之五禁以佐右刑罰其屬凡六十有一司刑以定臯司刺以參伍赦宥掌囚以拘繫司厲以收孥掌戮司圜以收教皆刑官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隸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脩閭御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于未發刑期無刑

也夫殺以止殺豈徒刑戮之是務乎司民掌民數屬若曰王刑者民之司命以生生為心期于治而已殺敢不慎乎大行人掌邦交之禮又主以刑詰四方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主以法則馭圻內諸侯寘氏而下十二官刑及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犬金畜也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各正命之象也

冬官司空大宰事典曰以富邦國以生萬民冬者萬物之所終也萬物之終必歸其根直空土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事所由成故命曰冬官空之言也  
勢所空缺而脩治補助之是冬官之義也冬

久矣漢孝惠除挾

書律時季氏上官周官五篇

家之儒莫得見焉

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五篇者二 一畧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夫工特司空之一耳冬官詎止考工已耶或謂各屬混于五官之中即欲于五官中摘其有闕冬官者以補其缺是謂冬官原未亡也或欲象天文有土司空土工二星擬其屬必有掌大均之事者有器府星擬其屬必有掌器府之事者諸如此類皆補於五官之外也二者皆有定說孰敢必其然哉考工記雖不足以盡冬官而土其屬也然則六官闕一如之何孔子嘗嘆吾猶及史闕文吾其闕之而已矣

周

是之者則曰

周公致太平之書

真聖人所作

禮

王道之極

聖賢制作之書

非之者則曰

是

戰國陰謀之書

瀆亂不經之書

非

末世紛亂之典

成周禮財之書

周禮是非

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房方然不<sub>一</sub>經此予所以不  
得不辨其非也予豈得已哉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  
後出也以始皇特惡之故禁絕加嚴也此理不然北宮錡問  
周室班爵祿制之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可聞  
其畧而不聞其詳方戰國時周室存諸侯強大不稟周制  
已滅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  
於世也故雖孟子博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秦之禍而後  
亡始皇禁絕之嚴故後出乎豈當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  
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

後儒為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末遠使其洪儒碩學請聞周  
禮之舊作為一使書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  
筆謂之周禮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  
為盛世之典其背理傷教甚衆以理度之出於漢儒之才  
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  
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國也又莫若設官也其  
言皆與他經不含言建都之制則戾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  
國之制則戾書武城與孟子之說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  
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月而皆戾書戾則其小者  
可知矣

建都之制

周人求地中以居洛營邑於土中

一里故鄭氏曰周公居六邑其說信

矣然犬戎作難平王始也然則謂成王居之何哉若但測景之地中而不居顧謂之王畿王國寧有是理哉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地經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上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也至犬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

國也此其說失之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耶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謂五帝以降惟湯毫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五嶽之內周公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丙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不遠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長多寒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

日景於地千里而

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  
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  
中表千里夜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他於日  
為近遠故得景夕西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  
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  
日月麗天萬里同咎纔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  
已夕在西之朝景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  
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  
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

即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  
宅隅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  
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  
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  
蠻西戎北狄之為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蓊蓊或相什百在  
四夷之域廣狹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止一洛正為天地之所  
含四時之所交其果然乎故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  
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  
無是理也况於風雨之會陰陽亦在人君德政應心

天心如何耳但居洛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詔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衍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必以上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之書特云水東卜瀍水西何嘗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

### 封國制制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辯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北宮錡及

慎子之言與武王列爵分土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蓋親見當時之諸侯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戾無有疑其為非者何也陋儒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

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  
將何所斥廣哉借成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不亦可增封於  
內此甚不然也或曰諸侯之地當如孟子之言至開方之說  
則如司徒所記故其言封疆皆言方者開方之法也王制云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若據實千里而言則不得有方百  
里者百亦開方法也此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者四公  
當為四百里此言五百里者錫之以附庸故也伯七十里開  
方得七十里之國者四則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可為三百  
里子五十里開方得五十里之國者四故為二百里據此說  
亦非也以公侯之地開方已不得五百里之數又益之以附

庸若公侯有附庸則自伯而下亦當有附庸合以公侯則又  
不合於百子矣况子男同五十里今以子五十里開方得二  
百里而男開方止於百里何哉說者又強通以為男實有二  
十五里何所據而云然王制有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  
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里當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  
尺一寸三分然則孟子周官里數之不同抑尺之有短長耶  
借謂尺有短長其百里當後之百二十一里有奇周官祇但  
云諸公之地封疆方百二十里何至相去數倍遼遠之甚乎  
是又不可也不知為此異者蓋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  
滅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乎子產曰

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則周官書執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七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此類是也

### 建宮之制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然未為甚也至其言設官則甚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

倍之繼之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惟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耳今觀周禮乃無三孤三公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為之說曰乃曰三公之尊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謬說也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蕪總之義夫天之至尊惟萬乘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以人臣而得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尤無意義古者司徒掌教教以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則是司空掌土地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



行以象仁今謂之禮豈主教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官夏  
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同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  
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職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  
矣書既不言所取又無義漢儒臆說可知也又小宰謂天官  
以下其屬 六十計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  
度今觀自大宰至履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瞽人官  
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  
冢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冢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  
之屬已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小宰之言自戾矣且  
其趨走之吏僕隸職皆列於官內小臣內豎男巫女巫之類

何為者耶甚者國氏去鼃鼃壺涿氏除水蠱柞氏攻草木而  
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為一官乎瀆亂不經甚矣然此雖  
不可猶可強道也若乃鄉官之制五家為比有下士為比長  
五比為閭有中士為閭胥四閭為族有上士為族師五族為  
黨有下大夫為黨正五黨為州有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  
有鄉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  
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 人上士一百二十五  
人中士 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  
三千一百五十 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  
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也雖盡土之所產賦之所

入不足以給之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為鄰有鄰長推而上之為理為鄰為都為縣為遂為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而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九幾萬人乃食三十萬不耕之人乎况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况又鄉遂之外他官至衆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

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甚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誕謾至此世儒酷信之不亦傷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財賦不當以財不足祿為疑不知官冗至此祿之當以何術世之陋學隨人東西未有如漢鄭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禮者正以欺若人耳

內職之職

周人以辨宮九嬪九卿之教責之內宰然乎否乎夫以宮禁之密房帷之事非外官所治也女子未嫁教以婦言德婦德婦容婦功者女師之事也今內宰二人下大夫也其屬又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史胥徒之衆而使之出入宮禁以陰禮教皇后及九嬪無是理况謂之婦織組訓之事內宰其果能教乎

夫男女之別正家所先生王以宮掖使令掃除之事不可無人於是不得已而用奄官以為防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

夫人以下欲無驕偽無嫉妬無讒言無私謁在人君正身以率之耳不正身以率之而使內宰之徒教之非也舜以匹夫妻帝之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也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教之也在易之家人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六二之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凡事無所專持主饋食於中耳今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與焉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焉在世婦則每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幃今使

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爵后所以亞王酌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與后相酌即為王同姓三王後乎以在中饋正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穆侯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夫人廢享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

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為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度

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不得與也日昃乎晝月昃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掌事蓋悖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與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凡賓客之裸獻瑤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為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啟之也可不戒哉

周禮六官之圖

周六官

天官冢宰掌邦治

地官司徒掌邦教

春官宗伯掌邦禮

夏官司徒掌邦政

秋官司寇掌邦禁

冬官司空掌邦事

六官曰天地春夏秋冬者天官

所掌王宮內外及百官皆在上

之事天覆象也地官所掌教養

斯民皆根本之事地之和也春

官掌禮樂合天地之和春生象

也夏官掌政皆均平大事夏大

象也秋官掌刑裁物之過秋殺

象也冬官掌事萬物各止其所

冬藏象也故六官皆實理以成

天下之務如太宇之六合也

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四海之治歸于王畿王畿歸于王朝王朝歸于王躬而王建其有極故辨方正位則前王後官內外不相瀆前朝後市義利不相干而朝廷正體國經野則王國王畿各止其所而邦畿千里正矣設官分職則天下之治大綱小紀靡不畢舉矣所以大中至正為萬民之表極焉而治道不出于此故六官之首皆以此語冠之也

周禮六官

繹曰易首乾象天禮首天官建冢宰法天易坤承乾地配天禮天官掌邦治象覆司徒掌邦教象持載蓋教以宣池而

地守卿配天也君治教天之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易乾元亨利貞禮宰統百官禮政刑事物有其官上法乎天行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憲天聰明法時順布分職聯事為民極莫大乎六官曰天官卿於六官並列何也曰易乾坤於六子亦並列也天地四時一不具即覆載生成之德詎有偏乎其並列象分異也其聯事象功同也譬則風雨露雷共而化工宣生長收藏合而歲功成經脉竒絡相傳輸而百體清和咸理也然其獨事聯也天官者以治教理政刑事為其治者也地官者以教治理政刑事為其教者也春官者以禮治教政刑事為其禮者也夏官者以政治教禮刑事

為其政者也秋官冬官者以刑事治教理政為其刑事者也譬言天而五土四時統於天言地而五運四氣統於地春夏秋冬各以其時行而覆載生成之德各正具備也播五行於四時而木火土金水歲月日時干子子母迭而運也易先天圖天地定位而雷風水火山澤錯列以成體後天圖帝出震齊巽相見致役說戰勞坎終始乎變化成萬物也其道一也宗伯掌其禮曰春官何也曰乾元統天禮三千三百一天故禮者體仁長人之紀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掌邦政曰夏官何也曰政者正也司馬掌政張皇六師赫赫濯濯而後能以萬國寧大正人之道也譬則夏之日乎伊可畏而助

長物也抑雷霆乎時雨乎殫迅動而震動優渥過化而不晉也夏盛德在火故兵猶火火烈具舉 之有犯也故兵

藏於民大設不用而諸侯自為正夏官卿之道也記曰司馬之官以成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何也天地之氣收而肅肅漸以威而終之藏以固也秋摯也司寇義刑義殺驅而納之善象之曰秋官冬固藏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藏而固之富有生之其象也大哉乎冬官之事典三富萬民而夏官之董兵曰政秋官之制刑曰禁也明兵設不用刑有禁欲無犯也達天德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後世極兵刑之用於水德而世嗣竟殄則逆天用焉故也曰書周官有三公而禮經無

列何也曰三官無官也天以紫宮樞極統萬象而居其所不動不自顯其光所以為神也帝以道揆法紀統六合而師保凝丞左右密勿不自勞于事所以為聖也周官論道而不及以六政以尊道也九經尊賢而不列之大臣惟貴德也故三公無官也天地者道之本也陰陽者道之運也三公者洞幽明之故握元化之統備淵浩之德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躬行之者也三孤者慎觀三師之德行而審諭之於道者也公調而燮之孤審而亮之公微言而篤行之孤審象而弼丞之然後能襄於天道揆立焉是與樞之任也孔子曰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曰前儒言之三公不備官也三公之有

官皆六卿之上攝者也諒乎曰唯唯否否三公道揆之所出  
六卿法紀之首也議道揆者本天質道主格王心焉敷道治  
於民是故六卿老外倦勤於政內深于喻道則使之釋政而  
任道其任矣與者明之根明者與之符不求端於與而求於  
理者末也既握樞於與而兼以理明者諄也以師保之尊而  
復尸宰司之事即胡以平政是聖之所不處也任六卿之務  
而復議調燮之道則何以疑道是明聖之所不能也且王者  
之於道也許謨密勿靡息而豫怠焉師保傅者時省微而輔  
危反一之於道者也蓋昔者武王克殷甫下車訪箕子受斗  
範焉賤祚三日就師尚父齋宿三日折行西向再拜受 書

焉而壹不備其官將王德無于此闕乎是明聖之所不為也  
其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即不必備其可也而何可一無設  
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為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  
所為建官意也曰周六服有群辟經不具何也曰六服有分  
土矣群辟有君道矣教不易政俗各因方王何敢知焉六卿  
分職列屬王朝王畿井井秩秩而九牧有倡也且建牧立監  
太宰主之正畿疆立社稷大司徒專之大史掌其典職方掌  
其籍大行人掌其禮蓋邦國六典咸受成於六官於王治豈  
有外哉記曰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倡九牧  
以御治此之謂也



周禮六官存亡

周禮之亡也非真亡也雜之者誣之也周禮之不果行也非不可行也泥之者累之也以周禮之僅存而亡于不善學者之襍廢于不善用者之泥也則聖王之法將遂至于懷亂而其心思之所繼于是乎益窮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可見于今日者莫如周禮周公相成王明聖述作躋世太和一時生養斯民之道固已備矣然猶慮天下之大後世之遠無經制以維之則其勢必不能無敝于是蕪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竭吾精神心術而為之舉其大綱則其建官以六典其兵農以井田其民取以什一其養士以學校其治天下以

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及其節目則八法八柄九貢九兩之序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內而王宮閤寺嬪御絲枲之事外而畿甸侯甸要荒蠻貊之宜繁而星躔卜筮醫巫什之技細而昆虫魚鱉鳥獸草木之微罔不其備彼其處心積慮上徹唐虞下垂萬世縱嗣有辟生而其法制猶可維持而未墜者賴有周禮在也孔子去周公未遠而又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當時周禮在魯所謂方策者豈即周禮耶孟子當戰國時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豈周禮在戰國時諸侯即已去其籍耶遭秦焚書至籍散逸漢人得之煨燼之餘斷簡殘篇編帙散亂而冬官遂亡河澗獻王購以千金不得劉德輩

乃以考工記補之夫使冬官而果亡則其補之也固無不可鄭玄又從而註之夫使考工記而果可已補冬官也則其註之也亦宜今以周官考之自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而下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邦利則掌邦土者司空職也又以六典考之自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而下曰事典以富邦國則富邦國者司空事也夫所掌而曰邦土則凡任土度地封域之廣輪民物之衆寡井牧之所經畫焉者皆邦土之職也而所謂建邦土地之備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域設其壇壝與夫土會土圭之法井邑丘甸之制正冬官之所專掌也而何以禡于地官之職乎以至載師封人遂人里宰之

類此任土之職也何以屬之邦教土方形方之類此封域之職也何以屬之邦政野廬蜡氏墓大夫之類此道路塋域之職也何以屬之邦禮邦禁其他如掌次掌舍幕人之類則皆以居舍共王之役者又何以屬之邦治乎觀此其掌邦土之職散見于五官者可知矣邦國而曰富則凡山林川澤百材所自生廢物所自出財用之所取給焉者皆富國之事也而所謂辨九土之名物制天下之地征教之樹藝斂其財賦與夫土宜土均之法鳥獸草木之繁正司空之所有事也而何以概之司徒之事乎以至虞衡獸獻場圃司稼稻人之類則樹畜之事也何乃屬之安邦國山師川師之類則珍貢之事

也何乃屬之服邦國雍氏萍氏朴氏雜氏之類則藪澤之事也何乃屬之詰邦國其他如巾車典路司裘司服追師染人之類則皆製車服以供王之用者又何乃屬之平邦國和邦國乎觀此則其富邦國之事襍出于五官者何知矣且以小宰所掌之六屬考之一曰天官其屬六十二曰地官其屬六十三曰春官其屬六十四曰夏官其屬六十五曰秋官其屬六十六曰冬官其屬六十七曰官屬合三百六十大事從長而小事專達未嘗有餘欠也今以周禮所載之五官觀之天官之屬六十而羨其三教官之屬六十而羨其十有九政官之屬六十而羨其九刑官之屬六十而羨其六冬官之屬乃

獨全闕焉餘羨于彼而全闕于此獨不可取盈乎故冬官錯襟于五官而其職尚在是名雖為亡而實未嘗亡也漢儒補以考工記而其職遂亡是名雖為補而實則已亡也蓋徒以司徒之為地官遂以土地物產之事盡歸地官職掌之中而不知司徒之掌邦教豈以度凡居民之職皆為司徒教化之事乎矧以司空之官而槩之以飭化八材之事則其所以率屬者其止於百工之職已乎以冬官之典而盡之於審曲面勢之能則其所以佐王者其止于 事之式已乎或者因此遂指為漢儒附會之說不知其所附會者止于考工記一編而不可以病此書之全也或者又謂為文王治岐之書不知

其所載者皆為天子之事而不可以言侯國之舊也或又因其九伐正邦四時戰教戰遂詆為戰國陰謀之書不知寓軍政明教化此先王仁義之師也豈可以陰謀毀哉或又因其九賦歛財九式均用遂指為成周理財之書不知倡九牧阜兆民此先王惠養之政也豈專為理財設哉井田世業萬世之良法也而王莽以之稔新都之亂財以上田丞奪既失民心而泉府市司擾害流于市里大非先王養民之本意矣况其以篡竊之奸而播毒痛之政其致亂豈特不善用周禮之失哉阜通貨賄九職之所任也而王安石以之釀靖康之禍則以均輸專利已非國體而青苗手實搜括徧于閭閻大非

先王足國之常經矣况其以偏執之資而引凶邪之黨其釀禍豈特不善用周禮之失哉善學者誠能因其缺以求其全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則先王之治法復明而聖人之心法可見矣嗚呼有閔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公之制禮其仁天下之心為之也欲求聖人之法者求之聖人之心而已矣我國家稽古建官六卿分職禮樂明備典則昭垂其于成周建都立極之意固已得之而損益盡善至于冬官之書則俞廷椿吳幼清諸先生相繼申明之而聖王仁天下之心可復覩其全矣雖然周公以內宰嬪婦宮正宮伯皆頒于天官而內府外府之出入服御庖膳之上供亦皆與焉

其意微矣人君至寢處起居食息賜予冢宰莫不與聞而所以防微杜漸者得以預又諄諄焉其所以養君心而正朝廷以及天下者固大臣職也成王之為令主也有由然哉

### 周禮總意

善讀古人之書者在師其意而已矣苟得其大意而觀會通焉則參互變易而法制之周莫非美意之敷施也若徒泥其迹則或詳於此而畧於彼或行于古而不可行於今或原錯簡闕文或後人增竄雜亂俱莫之能辨矣曾謂讀周禮者可以局見拘泥之哉况先儒一是一非各其成說其書出自周公與否無論已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後代法雖變更以多

沿襲獨官府一體兵農一致教士于鄉而選舉之三事于治體所關尤切乃後王皆莫之祖述焉則深可慨也嘗讀天官篇見其浩然廣博靡不併包森然詳密靡不貫徹真如天之含容徧覆無一物不在其生生中也非聖人既竭心思何其法之美善一至此哉蓋惟王宮后宮莫非冢宰所統故宫正而下之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無非欲王之贊襄使令罔非哲人常變守衛罔非吉士一匡王以正也所以王后世子動有式法寺人內豎悉有禁令王誰與為不善哉視後代宮中事宜雖宰相莫得預聞者相徑庭矣然此惟得其宮中府中相為一體之意而變通之可也不

然古今時勢懸隔匪特天子與君邦君送迎揖讓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酌后世不可通行如宮閭之內豈府史胥徒所得與九嬪世婦豈內宰所教乎但官府統攝內外聯比此則天下根本所繫真世世不刊之典也大司徒地官主土與民大網在分土居民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以施教化遂溝洫澮以正疆界通水利井邑丘甸縣都以稽民畜起徒役而伍兩卒旅軍師之法寓焉是民制起于比閭鄰里兵制起于五兩卒徒居則相與荷耒耜以相耕耨出則相與荷戈盾以相戰守所以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下易使也以此較之後世民自為民出粟以養兵兵自為兵出身以衛民兵農兩病者

大不侔矣何先儒之論止知王國六軍取足于六卿是六卿七萬五千家出六軍七萬五人則六卿人人盡用歲無更休縣遂都鄙居然無事何勞逸不均也况王國止此六軍則公私之田孰與耕獲天子巡狩征討之類孰為之迭用哉不知比閭族黨州鄉惟以服役守禦猶後世京軍主居守王畿為國本也伍兩卒旅軍師實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鄉言教而遂言農彼此正可互觀以民數起兵數鄉遂實非偏重此兵農合一周制所以為至善也得此意而變通之非治世良法而何王教莫先於鄉故以鄉三物教萬民歲時讀法于以攷其德行察其

道藝凡有賢者能者則書之三年大比則興其賢者能者而  
賓之由是鄉老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之  
天府是教之于鄉莫非德行道藝之術而賓禮于鄉莫非德  
行道藝之人其視後世上之所教下之所學競習辭章獵取  
聲利不知六德六行六藝為何事及舉賓興之典則糊名易  
書若將以奸竊待之而士一進用則盡棄向之所習以徼功  
利于宦途者胡可同日語哉世主不欲此隆成周則亦已矣  
如欲親覩聖主德化則鄉舉里選之法舍周禮將安取衷哉  
但鄉遂一也遂亦有秀民之可教有賢能之當舉也何為德  
教止行于六鄉而不被之于六遂乎若曰六鄉在國國多士

故鄉大夫之屬主乎教六遂在野多農故遂大夫之屬主  
乎事又曰遂之秀民悉升之鄉而教焉則遂之民何不幸而  
見棄於王教耶即此變而通之教之鄉居之鄉者亦可行之  
遂則是法也雖萬世可無弊也可見三者之善亦當師其意  
不泥其迹而周公良法美意迄今猶存周禮可行之古亦可  
行之今矣故程子曰必有閔雎麟趾之意然彼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

### 非周禮辨

聖王治法自大德而川流不俟更改而後定其禮經自神化  
而模寫非有思勉而後成欲窮之者如登大華即之而愈峻

如涉滄溟測之而愈深故先儒讀經無疑至有疑有疑至無疑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然後為庶幾耳豈若史書集文粗畧淺近一覽而盡得其旨義乎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之詳著書數十萬言辨析精微無如李德明之苦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余壽翁王次默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裳之備以愚觀之胡氏謂大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者其說淺陋未見其的然不可彼才高之人乍見而不領畧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于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剔偽繼之定本夫先王之法本安也而人自不安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

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為之更定初若快意以語不知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謬何啻千里

### 王畿侯國地方里數

先儒紛紛之說以為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簡異法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為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為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為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午貫一直而計四方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為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為封封十為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



知同十為封者言自此已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為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之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倍之為畿耳苟封國止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即墨皆原封疆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為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閔中沃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包咸何休諸一同百里即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同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為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

二家內應出五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為百里又限于諸侯千乘遂為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為井為一里故謂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為里者萬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十里是半于公侯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為方里者二千五里百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計侯國原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出三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為乎馬氏則據司馬灋成方千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

為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為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說李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為封十里井出車千乘封十為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為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十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為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灋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千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

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惟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為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法所陳是有也有簡稽之數為更番調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為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即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于六軍為大司馬教閱之軍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遣之法于該年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

百乘當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間稽之法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並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並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普徧所以為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封侯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百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為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故寰內無害其為數千國矣

諸侯封地實封食祿

按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畿封之制多有牴牾愚嘗以周禮為據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周禮上公之地方五里百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即詩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四百里太公于齊燕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管轄之地也其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此其實實封之地今觀春秋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子十卿祿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君所自食之祿也故以司馬法同封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法而計之天子千里

之地為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  
諸公地方五百里為田四百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實  
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人故為王畿十分之一若  
如王制拘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之地四百里為  
田二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二之一實封田八十  
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千人伯之地三百里為田  
一百一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  
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為田六  
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  
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地百里為四十六同其食者半

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  
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  
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自所食皆為附庸  
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里  
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即如方百  
里之國為田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  
七十五乘將安取辨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畿田采地孟子  
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  
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  
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量地大約公處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畿于半天子之疆乎是不然王畿之縣都不世量山川人民以為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非若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田主則以利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且孟子王制所述視地有不同者嘗觀春秋所書王臣三公稱公卿稱伯公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惟命卿以名登于冊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

禮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王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各加一等故三公在朝則食大國君之祿出封則為上公之國六卿在朝則食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為侯伯之國中大夫在朝則食小國君之祿出封為子男之國下大夫食大國孤之祿出封附庸之國  
諸侯之卿中士之爵眡諸侯之大夫下士  
士而其祿則自下大夫而下並與諸

所云天子縣凡內凡九十三國耶

故大

而縣都小而公邑皆可以治

畢公光釐

東郊銜命而往單車可伐自無僭逼之嫌苟如孟子所言萬

取千馬則非惟無是地而亦必至于篡弑之相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何必設朝大夫都宗人都司馬都則都士等官而以八則馭之乎惟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食三百二十井三公為田九百六十井孤卿食二百四十井三孤六卿為田二千一百六十井孤卿食食一百六十井周禮五官共中大夫三十一人合冬官不過四十人之數為田六千四百井雖舉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過九井五百餘井尚不及十同公田故雖告老而猶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及其身沒而子孫猶得世其祿盖非世其公卿大夫之祿也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

元子士也是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士禮盖但世其士之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爵不賢則祿足以代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以畿外邦國言漸遠所尊者雖大如上公不過天子十分之一已執夫居重馭輕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車百餘乘而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邇所尊者子弟雖賢而不世自足以待無窮之言縣都雖大而不有自不虞夫僭逼之患至其後世王畿則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大家弑奪之說諸侯則併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章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為一大弊矣大抵孟子

之說畧王制之說拘惟一據夫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法之妙而可以盡見夫先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為一百二十五里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為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國地反多于公乎是不然經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食則就其中為之等而未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田四百同四之一為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同三之一則為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等級而不相混矣或以諸男實封八同出車八十乘小國一軍合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則一軍而不足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馬三師而有餘故蓋或益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不可得而詳矣

畿內畿外班之制

按司祿 缺 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國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中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舉廢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至五等廢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夫

國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于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為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為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于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祿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于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

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為證可也其元士以下若依命數而賜祿歟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若以人眾不可有加于侯國歟亦當視其三等之士惟此為不可攷耳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為母而官吏為子苟給之以田永為常業亦已足矣必入于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于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夫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



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  
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于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馭其  
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為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  
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者乎

已上數段雖孟子之說不以為然其尊信周禮亦至矣且其  
說各有據故併錄之亦以見攷古者不可執泥一說也

### 周禮總論

馬端臨氏曰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  
官毋足怪者如閹閹卜祝各設命官羞服泉貨俱有司屬自  
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繁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

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  
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古今宜異蓋三代之旨寰宇悉以封建  
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子于其子孫田土則少  
而授老而收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  
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之而散又從而補其不  
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  
之卿州縣鄉遂歲昔讀灋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  
司馬之鄉旅師軍四時大田行其禁令而加以誅實所以教  
之者如此其事又似繁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  
子人痛痒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

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無其民則自不容小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灋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國家之灋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以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瀆亂矣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繁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也

### 周禮總論

自漢惠除挾書之律孝武建藏書之策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澗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土諸祕府維時學官博士顓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謦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轂群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護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至於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

惟冬官缺焉河澗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為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為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隸於夏官麗司賦司稽於秋官而縣師屨人等職則以為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也主葉氏

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淆主吳氏之說則詮次失倫而意義乖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之訂義丘吉甫之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論議其不為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於孔子氏矣孔氏之春秋也終於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  
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子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為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煨燼

餘而以己意為之傳會是其<sub>三</sub>不加於孔孟然則聖人之終不可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為之也嘗觀周禮一書纖悉具備自天官大宰以逮於雒氏柝氏自八典八則以逮於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於其間饒饒至瑣也何與於天官鉅細一也內政至密也何與於大宰官府一也馮相保章司天也何與於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於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也何與於司徒富與教一也當姬公制作之日竭心思以通於三土其精神貫徹而無所壅闕其統紀相維而無所隔闕即五官之篇皆冠之曰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之為

言中也洪範所謂建其有極者也建極之義宜專屬於教典而奚各冠於五官嗟乎此其義難言矣沉思於度數之外而冥會於義象之表則冬官雖缺無害也固不必強為之解亦不必更置而互易之也必欲櫛字比句以今人之法而配諸古人則其鉅者已析之而使二而矧其瑣瑣者也竊恐侵尋不已全書遂亂是昔之周禮亡其一而今之周禮亡其大聖經之不明吾不知其所終矣自是書之出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錄畧而六幹五均託名於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籍口於國賦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同與清循迹用之猶曰

於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斲

取其未神於訓詁而

子

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

紛而未已也可恠也夫今之言學術者

黜百家尊孔氏

然莊周斲輪之喻至今學者稱焉

襲口耳酸聖人之糟

粕而又以己意亂之上之背

訓下之蹈斲輪之譏其

惑也亦甚矣籍謂愚之

臆決然猶就古人之成書而

論之也蓋大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

是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古之

教也

圖書編卷之十四

